

相寻梦里路 飞雨落花中 *

——试从晏几道《鹧鸪天》一词探其春恨之“梦”

郭弘

(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文化所, 甘肃 兰州 730070)

[摘要]晏几道之“梦”,在内容上,以最习见的春恨题材表现出来,是对过去欢乐生活的追忆,寓有“微痛纤微”的身世之感;在艺术上,表现了特有的深婉沉着的唯美风格,折射出词人一片“孤”、“痴”、“真”、“幻”的心境。春恨词是一曲青春爱恋的忠愫清唱,更是对人生聚散离合的无奈憾恨与飘然超越。

[关键词]晏几道;春恨之“梦”;艺术魅力;心境;生命意义

[中图分类号]I207.23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5-3115(2012)02-0080-04

一、春恨之“梦”的“哀感顽艳”艺术美

晏几道(1038~1110),字叔原,号小山,江西临川人,晏殊之子,北宋著名词人,著有《小山词》。晏几道早期所任之职皆为承父荫而得,基本上都是闲散之职,此时的晏几道为相门公子,才华出众,自是跌宕歌词,纵横诗酒。他的下半生家道中落,日趋贫困。熙宁七年(1074),发生郑侠上书事件,晏几道受牵连入狱,后因神宗看晏几道赠郑侠的诗,认为写得还不错,就下令将晏几道释放。这次入狱使他在精神上深受打击,其宦途也因此更为艰难,昔日锦衣玉食,而今只剩余烬冷烟,遂陆沉于下位。晏几道一生疏狂落拓,词名显著,其词多怀往事,抒写哀愁,风韵出尘,情爱至深,秀气胜韵,吐属天成。黄庭坚称其:“清壮顿挫,能动摇人心。”晁补之赞其:“风度闲雅,自成一家。”冯煦评其:“其淡语皆有味,浅语皆有致。”他的伤春词不乏佳篇,在陈旧的春恨题材里荡漾着新鲜之感。伤春之“梦”在他的词里就像美丽的精灵,一次又一次地跳入读者的眼帘,把读者带进梦幻迷离的意境中。据粗略统计,晏几道有词261首,梦词49首,约占1/5,成为名副其实的擅长写梦的名家。

《鹧鸪天》是一首抒写春恨之“梦”的伤春好词:“小令尊前见玉箫,银灯一曲太妖娆。歌中醉倒谁能恨?唱罢归来酒未消。春悄悄,夜迢迢。碧云天共楚宫遥。梦魂惯得无拘检,又踏杨花过谢桥。”上片写昔时相见,下片写今日相思。“小令”二句,写两人初逢的情境。“尊前”,点酒筵;“银灯”,点夜晚;“玉箫”,指在筵席上侑酒的歌女。“歌中”二句,从“一曲”生出,在花灯下情歌一曲,当意味着两人在筵前目成心许。在如此优美的歌声中痛饮至醉是心甘

情愿的,谁又能感到遗憾?一个“醉”字,点明命意,情韵悠长,对下片的“春夜梦寻”起到提引的作用。“谁能恨”即无人能恨,三字与柳永《凤栖梧》词“衣带渐宽终不悔”之“终不悔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词人醉得太深太沉,以至宴会归来,仍酒意未消。“未消”的不仅是酒意,而是见玉箫而产生的绵绵情意。两句实中有虚,落笔沉着而用意深婉。

过片后,紧接着写“归来”的情事,晏几道尚有《鹧鸪天》词云:“归来独卧逍遥夜,梦里相逢酩酊天。”可作本词下片的概括。词人在相思之夜久不成寐,更觉春夜迢迢。“悄悄”二字,写春夜的寂静,暗示词人独处时的心境。与上片短暂的欢娱形成强烈对照。“碧云”句,以天设喻,慨叹由于人为的间阻,使两人不能互通心愫。“楚宫”,楚王之宫,指代玉箫的居处,亦暗指她“巫山神女”的身份。三句写宴罢归来的刻骨相思,音节婉妙,能摇我情。“梦魂”二语,是全词中精彩之笔。春意已悄悄地潜进了词人心中;春夜又是那么漫长无涯;热切向望的女郎跟那碧云无尽的夜空一样缥缈遥远。今夜里,词人的梦魂不受约束,在迷蒙的夜色中,又踏着满地杨花,悄悄地走过谢桥,去重会意中人了。“惯”,即惯常之意。“谢桥”,谢娘家的桥。唐代有名妓谢秋娘,词中以谢桥指女子所居之地。张泌《寄人》诗:“别梦依依到谢家,小廊回合曲廊斜。多情只有春庭月,犹为离人照落花。”晏词暗用诗意,两句宕开一笔,跌深一层。相思无望,惟有寤寐求之。末句“又”字,用意尤深,赴宴时踏杨花、过谢桥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,再来却是虚幻飘忽的梦魂了。一结能生能新,情韵佳绝。据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记载,与晏几道同时的学者程颐,听到人诵“梦魂”两句时,笑着说:“鬼语也!”意甚赏之。

* 本文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院级课题《流水·梦·酒·落花——从宋词里的春愁看古人对生命意识的阐发》系列论文之一。

这首词用“梦”营造出芬排幽渺的动人意境和哀感顽艳的艺术色彩,表达词人春宵里的爱之孤寂、爱之激烈、爱之执著、爱之义无反顾。这首词整篇结构写听觉、视觉与心理活动的交叉,从音响、色彩、梦幻三个方面勾勒出一幅暮春凄婉抒情图。开头从初见玉箫的视觉写起,转即便诉诸歌声的听觉,随后又从听觉转到视觉和心理活动上来:乐宴归来,词人目睹这如花似锦的春天匆匆消逝,心中无限惆怅,耳畔又仿佛传来歌女轻捻琵琶的妖娆歌声,“弦弦掩抑声声思”,那弦弦声声分明是一曲伤春惜春的哀歌,打动着词人多情的心扉。由此,词人开始了嫣然春梦的追寻历程,杨花漫天飞舞,踏着触目皆是的地满缤纷莹洁,词人放飞一双自由自在的梦翅,带着伤感,带着希冀,飞越千里关山,追寻天涯情人。杨花色淡无香,形态虽小,隐身枝头,向不为人注目爱恋,与百花同开同落,共同装饰春光,又一起送走春色。惜春、伤春,慨叹美好年华逝去,“杨花”何尝不可视为一种象征呢。顾夔《虞美人》:“玉郎还是不还家,教人梦魂逐杨花,绕天涯。”王安石《减字木兰花》:“今夜梦魂何处去,不似垂杨,犹解飞花入洞房。”尤其是苏轼《水龙吟》:“似花还似非花,也无人惜从教坠。”将抽象“有思”的杨花,化作了具体的有生命的人——一位春日思妇的形象。她那寸寸柔肠受尽了离愁的痛苦折磨,她那一双娇眼因春梦缠绕而困极难开。“细看来,不是杨花,点点是离人泪。”是离人泪似的杨花,还是杨花般的离人之泪?苏词准确地把握了杨花那“似花非花”的独特“风流标格”,既咏物象,又写人言情,明写思妇而暗赋杨花,花人合一,缘物生情,以情映物,使情物交融而至浑化无迹之境,无疑是有别于章词的一种新的艺术创造。

晏几道的这首《鹧鸪天》以杨花作为残春时节的典型景色,词人的痛惜之情了然可见。画桥如虹,流水如带,春雨潇潇,落红成阵,这一切暮春景象又统统笼罩在穿破黄昏雾霭的月光下,好似披上一层轻柔的薄纱,更显得清幽淡雅。在画桥流水旁边,在落红缤纷的小路上,词人沉浸在甜蜜的心境之中,当空气中女子那温馨的气息还未消散,却已是香车远逝,芳尘杳然,刚才发生的事情仿佛只是一场幻梦,从梦中醒来,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,只剩下孤零零的自己,目送无拘无束、飞来飞去的杨花,联想到自己的命运,发出深沉而执著的企望:“梦魂惯得无拘检,又踏杨花过谢桥!”含蓄委婉地传达出主人公的一往情深,可谓设想极痴,蕴意极深,用情极真,“真”、“深”、“痴”熔于一炉,为词人之梦魂披上芬排幽渺的动人意境和哀感顽艳的艺术色彩。

二、春恨之“梦”折射出词人“孤”、“痴”、“真”、“幻”的心境

晏几道是宰相晏殊之子,少长京华,从家人亲友中熟闻官场之混浊、倾轧之剧烈,故对官场怀有一种厌恶之

情,避之惟恐不及。其《观画目送飞雁手提白鱼》诗中有句云:“仰羡知几避矰缴,俯嗟贪饵失江湖。”就透露出了他对官场险恶之鄙视与恐惧。由于他对于做官并无兴趣,所以“年末至乞身,退居京城赐第,不践诸贵之门”。借用沈周《庐山图诗跋》来评介其情操是十分恰当的:“文能合坟诗合雅,自得其乐于其中。英名利禄云过眼,上不作书自荐,下不与公相通。”可见,晏几道是一位“但愿老死花酒间,不愿鞠躬车马前”的疏狂落拓的真性情词人。

晏几道之“孤”,是官场中的孤介态度,这在文坛中亦复如是。因为晏几道“文章翰墨,自立规模,常欲轩轻人,而不受世之轻重”,所以孤傲的他不轻易与文人来往。在当时的著名文士中,惟一与晏几道深相契合者就是黄庭坚,他为晏几道的《小山词》作序,序中称赞晏词是“嬉弄于乐府之余,而寓以诗人句法,清壮顿挫,能动摇人心”。同时,又对晏几道的为人作了具体的描述。序文说:“余尝论叔原,固人英也,其痴亦自绝人。爱叔原者,皆愠而问其目。曰:仕宦连蹇,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,是一痴也;论文自有体,不肯一作新进士语,此又一痴也;资资千百万,家人寒饥,而面有孺子之色,此又一痴也;人百负之而不恨,己信人,终不疑其欺己,此又一痴也。乃共以为然。”这一段话鲜明具体地刻画出晏几道的真淳、狷介、拔出流俗的性情品格,不愧为知音之言。

如上文所述,晏几道在官场、文坛中,都是孤独而寂寞的,但是他又必须住在浩穰繁华的汴京之中,而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归隐田园。那么,他将向何处去呢?向哪里追求一片净土以避尘嚣呢?他有两位友人:沈廉叔、陈君龙。沈、陈二人家中有几位歌女,名曰莲、鸿、蘋、云。晏几道觉得与她们在一起盘桓,心情清静悠闲,胜于在官场中敷衍贵人。晏几道的许多词就是在这种环境中作出来的,而且出后由歌女歌唱。他自撰《小山词·序》中说,他的这些词,是“期以自娱,不独叙其所怀,兼写一时杯酒间见闻、所同游者意中事”。又说:“每得一解,即以草授诸儿,吾三人持酒听之,为一笑乐。”

在晏几道大半辈子的漂泊生涯中,一座青楼歌馆就是人生的驿站,无处不在的浅斟低唱构成了生命的韵律,真切地勾勒出一副动人心弦的生命姿态,表达了词人的一往情深。美丽而柔弱的生命,只有依靠深情来呵护。古代歌妓们由于不受伦理的约束,能从迎来送往、真真假假之中,体验到温情,并将自己表现为温情的符号,承担着文人的感情理想。古代文人以家庭承担伦理价值,而从聪慧多情的歌妓那里寻找寄托,因此,歌妓也就成了文人感情的化身,词人对歌妓的情感体认有着不同的阶段和程度,它是文人情感和处境的投影。小山词包含一颗年轻而敏感的心,尤其能感到情感对生命的意义。每首词仿佛在描述着一个一见钟情的故事,一个充满了幻想的初恋故事,情感意蕴极为单纯、感性、深挚和纯真,这份“真”,使

得歌妓的情感超越了道德评价和习俗观念，具有了真实而普遍的意义。

晏几道虽贵为宰相公子，而真抱有寂寞心、真敏感，如清之纳兰性德。词中常见“梦”、“酒”等语，多有深意，表达出理想之“幻”。这里的“梦”字，语意相关，既可能是真有所梦，重梦到当年听歌笑乐的情境，也可指“悲欢离合之事，如幻、如电，如昨梦前尘”。如作者《踏莎行》词云：“从来往事都如梦，伤心最是醉归时。”这种空寂，正是词人内心世界的反应，是真正的“古之伤心人”的恻心感受。这些妙手天然、凄艳绝伦的意境，是词人“梦”中所历，也是“春恨”的原由，已纪其坠欢零绪之迹深深眷恋的人事情怀。梦醒酒后，明月依然，彩云安在？孤独的晏几道，在空寂之中仍然是苦恋，执著到了一种“痴”的境地，这正是晏词艺术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胜于“花间”之处。情“深”而近“痴”，情“真”而近“幻”，以梦魂所往所往见心之所属，情之所钟，是小山词的特色和魅力所在。

小山词里的“梦”，几乎全部化用巫山神女的典故，是“朝云信断知何处，应作襄王春梦去”（《木兰花》）之叹息，意指所思之人音信断绝，不知所在何处，当如楚襄王之春梦一般，杳无踪迹可寻。他的一首《蝶恋花》更能说明对此情此景的追忆惆怅：“梦入江南烟水路，行尽江南，不与离人遇。睡里消魂无说处，觉来惆怅消魂误。欲尽此情书尺素，浮雁沉鱼，终了无凭据。却倚缓弦歌别绪，断肠移破秦筝柱。”以“梦”写旧游人物，表明往昔旧游之如朝云、如暮雨、如一场春梦之飘荡无痕。同时，我们进一步看到，“朝云暮雨”这个典故来自楚襄王和巫山神女的故事，它有着一夕相爱却终生离散的悲剧意义，因此，这个典故中所包含的对爱情的本能焦虑，冲淡了世俗社会对歌妓感情的道德理解。正因为她像行云流水，不知去向，所以只好在梦里相寻了。“相寻梦里路，飞雨落花中”（《临江仙》）在春雨飞花中，词人独自跋山涉水，到处寻找那梦中心爱的女子。梦中相寻路上的“飞雨落花”，不仅给梦境以迷蒙绚丽的色彩，而且含蓄地暗示出女子的遭遇和梦中的难寻，同时还透露出晏几道无可奈何的情怀，抒发了自己生活中的真正哀愁，揭示他心中有一种对美好事物执著追求的崇高情操。

“诗人之所以痛苦最大，亦在其感觉锐敏、记忆生动。”“醉别西楼醒不计，春梦秋云，聚散真容易。”“衣上酒痕诗里字，点点行行，总是凄凉意。”（《蝶恋花》）这似乎是追忆往日某一幕具体的醉别，又像是泛指所有的前欢旧梦。晏几道自作《小山词·序》中说他自己的词，“所记悲欢离合之事，如幻，如电，如昨梦前尘，但能掩卷怆然，感光阴之易迁，叹境缘之无实也”。极言当日情事，抚今追昔，浑如一梦。词人在构思时头脑中有过具体的“醉别西楼”的回忆，由具体情事引出一般人生感慨，春梦旖旎温馨而虚幻短暂，秋云高洁明净而缥缈易逝，用它们来象喻

美好而不久长的情事，最为真切形象，又动人遐想。晏几道的春恨之“梦”发出了“人生自是有情痴”的浩叹，从对梦的追恋中，可以看出他的人生的无奈悲剧，“这个世界虽然广阔，却无法容忍一个纯粹的读书人存在，总是要将他逼入窘境，甚至绝境。在旁人和家人看来晏几道过得就像乞儿般的生活了，他还是终日沉溺在词中，沉溺在梦中。除了词，他别无长物。除了梦，他一无所有。纵使身后有无限荣耀也不免带上凄婉的格调”。

晏几道高傲的个性，使他的词总有落落寡合之气度，长期沉沦下僚，境遇蹇困，满腹的悲伤孤介与愤世嫉俗迸发在诗词行间，以缥缈迷离的梦境反衬酒歌相欢的现实，以梦魂的无拘无束反衬生活中的迢遥间阻，两者对照之下，更觉得其词深婉有味。

三、春恨之“梦”阐述词人的生命意义

这首《鹧鸪天》使用了小山词中惯见的今昔对比结构，上片忆昔，下片写今，而今昔与共、不曾移易的便是那座谢桥。相处一起的时光让人感到一种猝不及防的短暂，节奏非常急促，似乎主人公未及做好心理准备，分离便已成为残酷的现实。促节繁声转眼消失在一片空茫之中，主人公身虽在此，心魂却追随远人到了不知何地的虚渺之境。让人不禁联想到白居易在《花非花》中所抒发的感慨：“来如春梦不多时，去似朝云无觅处。”晏几道也在《蝶恋花》中用此诗句，以云散喻人间好景不常，欢事难再，“醉别西楼醒不记。春梦秋云，聚散真容易”，充满了对人生、对世界、对时间的一种沧桑感慨。

正因为充满了对人生、对世界、对时间的沧桑感慨，小山词将美好的希冀渴望付诸“梦”。“梦”是小山最喜欢、最常用的意象，几乎整部小山词都是梦思萦回。梦，是现实的折光，“是未被满足的愿望，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，都是一次对令人不能实现的现实的校正”，“梦的内容在于愿望的达成，其动机在于某种愿望”。晏几道因受罪连坐，他把仕途的落寞寓入所咏之物中，借花寄兴，深含不露地表现了自己“望美人兮天一方”的情感。《鹧鸪天》的晚春时节，杨花以脱凡入圣的洁白，使朱朱粉粉的残花为自己的俗艳而羞愧退避，细细勾勒出落花带风带雨梦幻般的凄美。这历史的影像与杨花梦幻的凄美相叠合，追忆曾经拥有过的繁华，这种惆怅的感觉如此隽永悠长，以至千年以后的我们读到，还是情不自禁为之低回不已。

“一切最上乘的诗都可以，并且应该，在我们里面唤起波特莱尔所谓的歌唱心灵与功能的热狂的两重感应，即是形骸俱释的陶醉，和一念常惺的澈悟。”^⑩人在安乐中出生不了解人生，人在苦行中出生，才能真正了解人生。若以叫嚣写沉痛感情，必非真伤心。有专家称晏几道是“古之伤心人”，他的伤情不是山崩地裂的大悲恸，而是“微痛纤悲”，的确，把梦想照进现实，似乎已经成为他永

远的梦。词人的“梦”是别具深慨沉痛的,唤起我们心底对生命的几重涵义:

其一,孤独之悲。晏几道生性孤傲,词里颇多孤独之感。因看穿人世和厌倦尘俗,形成了一种自我满足和自命清高的“高情雅趣”,反映了词人美好的理想与独立不羁的人格。其内心深处,隐藏着睥睨人世的“超人”意识,并迸发为“不恨古人吾不见,恨古人不见吾狂耳”的惊世风采。词人俯仰今古,眺望天宇,惟觉世无知己,不禁悲从中来而怆然涕下,这便是一种“超旷”型的苦闷。宋词中这种“超人”型的“孤独者”形象,其思想基调又并不尽同于陈子昂。纵观小山词,其中无不张扬着作者那孤独却又崇高的人格力量 and 主体精神,是一支高傲而深沉的“孤独者之歌”。

其二,纯真之恋。综观晏几道一生,他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,不谄佞权贵,亦不鄙视卑微之人。对歌女舞姬,亦真诚相待,赏识其聪明美丽,才艺出众,而又同情其处于卑下的地位,怜惜其受人欺凌的境遇。他笔下的离愁别恨,则悲凉凄苦,刻骨铭心,完全从肺腑中流出,所以感人至深。后人评价,其造诣过于其父。“真和美既然是同出于一个源头,而且相距那么近,我们只要把目光向形相世界钻深一层,往往便可以把纯美的表象化为义蕴丰富的灵魂。譬如,梵乐希底少作《水仙辞》里这几句:‘无边的静倾听着我,我向希望倾听,泉声忽然转了,它和我絮语黄昏。我听见夜草在圣洁的影里潜生。宿幻的霁月又高擎她黝古的明镜,照澈那熄灭了的清泉底幽隐……照澈我不敢洞悉的难测的幽隐,以至照澈那自恋的缱卷的病魂……把古希腊一个唯美的水仙一变而为近代的具有自我意识的水仙了。’”^⑫晏几道恰如这株自我关照的水仙,因为《小山词》所咏的是青春的恋爱(特别是倾慕和怨望,送去的悲哀,迎来的欢乐)本身,同时这恋爱却变成一种更深刻的情感和思想的象征,正如在《水仙辞》里同样的唯美诗句成为诗人自我意识的象征一样。纯真的晏几道一路穿过网尘,他不独形容枯槁,面目憔悴,满脸磅礴天地的精诚与热情,也由眷恋而幽忧。

其三,超越之美。人生经常处在桎梏之中,人们总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行动,思想却是自由的,词人尽可以去恋慕相思,而比思想更自由的是人的“梦魂”,它无拘无

束,任意游行,去“实现”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一切,去追寻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得到的欢乐。《鹧鸪天》一腔春恨诉说了词人的忠悃和烦惑、悲怆和坚定、决心和绝望,凸显品格上的高贵和孤洁。在《鹧鸪天》里流动着的正是一个朦胧的青春之梦,一个对于真挚、光明、芳菲或忠实的憧憬,一个在美丽和崇高天空依傍的飞翔。晏几道告诉了我们,一切都是最贞洁的性灵都是挚爱、怅望、太息和激昂——就是悲哀,也只是轻烟似的,青春的悲哀。而诗人自己创造的词体,一种温婉、隽逸、秀劲的词体,又适足以把他灵魂里这些最微妙、最深秘的震荡恰如其分地度给我们。

晏几道的词达到了情感与所咏之物的混合无间,使词的表面艺术形象与内涵的深层次情感交相融合,语言婉丽清雅,人物形象鲜丽动人,含蓄委婉地表现了深长细腻的情思,达到了意蕴的多层次性和丰富性。黄庭坚赞其词“狭邪之大雅,豪士之鼓吹”。^⑬《鹧鸪天》是晏几道心灵深处的呼唤,而且是一个没有回应的呼唤,对年少歌妓深情的甜蜜梦醒,可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时光中了。在短暂而无常的人生中,没有人能够真正承诺什么,注定了的悲剧性,使得这个深情呼唤不能成为事实,只能成为依恋和悔恨的端由,于是也就使这份情感更加纯粹和真挚,那就以梦想超越人生的遗憾吧!这些字就是词人最隐秘、最深沉的心声,婉恋和烦惑,悃款和悲怆,用一种纤曲萦回的节奏反复咏唱出来传递于人间。“因为一首诗要达到伟大的境界,不独要有最优美的情绪和最完美最纯粹的表现,还得要有更广博更繁复更深刻的内容。一首伟大的诗,换句话说,必定要印有作者对于人性的深刻的了解,对于人类境况的博大的同情,和一种要把这世界从万劫中救回来的浩荡的意志,或一种对于那可以坚定和提高我们和这溷浊的尘世底关系,抚慰或激励我们在里面生活的真理的启示,并且,这一切,都得化炼到极纯和极精。”^⑭所以,小山词不是一个故事,它是一种人生姿态,从这种姿态中,晏几道和我们都看到了自己,看到了对人生聚合离散的无奈憾恨与飘然超越。一个梦,如此清幽美丽,缥缈如云,这才是它所以令人感动的根源。

[注 释]

《古典文学知识》,2009年2期,第124页。

文中晏几道词均引自王双启编著《晏几道词新释辑评》,中国书店2007年版。

王灼:《碧鸡漫志》,参见王双启编著《晏几道词新释辑评》第332页,中国书店2007年1月版。

曹林娣:《静读园林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,第161页。

⑬黄庭坚《小山词·序》,参见王双启编著《晏几道词新释辑评》,中国书店2007年版,第335页。

晏几道《小山词·自序》,参见王双启编著《晏几道词新释辑

评》第329页,中国书店2007年1月版。

《大家国学·顾随》,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版,第136页。

文红霞:《惯爱“痴人说梦”的晏小山》,《古典文学知识》,2010年第1期,第148页。

弗洛伊德:《作家与白日梦》,参见曹林娣著《静读园林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,第132页。

⑪⑫⑬⑭《诗情画意·梁宗岱散文随笔选集》,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,第74页、第159页、第156页。